

满陇桂雨·夏挽

他是死过一回的。

北地的长刀贯胸而过，冷得像冰，比那更冷的，是眼前女子悲恸的眼睛。

他朝她伸出手，想说对不起，我没法长大了。以后别人欺负你，我保护不了你了。

也想对她说，过刚易折，姑姑你要保全自己，你要平安顺遂，你要……

那么多嘱托想说，可什么都说不出来，冷风倒灌入伤口，浓稠的鲜血顺着脖颈流下来。

这个孩子死了，死在春天到来之前。

他的身体被北乾士兵像死狗一样拖在地上，他的魂魄被冷风托起，与这战场的孤魂野鬼一起，飘向了蒙昧的未知。

白衣广袖的无常手持招魂幡，问他：「你生为王子，死于少年，心中可曾有怨？」

他摇摇头。

他们走过被战争蹂躏过的土地，已经死去的人们变成了游弋而过的亡灵，尚未的死亡的流民佝偻着身躯，讪笑着兜售自己的儿女，来换取一夕饱饭。

无常又问：「你天生王命，当负苍生，此生可有遗憾之事？」

他再次摇摇头。

他不爱黎民，未有黎民爱过他，他不想拯救谁，因为没有谁来拯救他。

无常叹息。

满目疮痍的战场，凭空生了一座桥，桥边生出朱红色花朵，它们在流淌的黄泉水中，热烈的盛放。

「走过这座桥，你心中所有挂牵之事，便与你再无关联。」

他踏上了奈何桥，风吹起这孩子血污的额发，他听见了他出生时那场大雨，母亲的哭喊，父亲的叹息，从小长到大的寺庙里，远处早朝的脚步声，诵经的声音，宫人背对着他窃窃私语。

「那个孽种——」

一步，两步，三步……

「夏挽，姑姑来找你玩啦！」

他的脚步停住了。

奈何桥头，忽地生长出了柔软的绿枝，缠绕成了一棵树，树上开满了摇摇晃晃的桂花，风一吹，便往下掉叶子，树下有一个小姑娘，她拿着风筝站在树下，笑得比午后的阳光还要温柔澄净。

他长长久久地看着她，就像他之前做的那样。

这世间这样的无趣，只有注视她的时候，才能觉察出万物的可爱之处。

「夏挽——」

在那一瞬间，他突然想起了他忘记的事情，一件很重要，很重要的事情。

他终于回了头，便看见了他身后站着的女子，她在奈何桥的那头，她已经不是那个富贵乡里的小公主了，她骨瘦如柴，遍体鳞伤，惨笑道：「夏挽，你要把姑姑一个人留在这世上吗？」

他摇摇头，随后越摇越快，然后大梦初醒一般的，往回跑去。

他怎么能离开她，怎么能把她一个人留在这样荒唐的世上！她那样胆小，她连夜路都会害怕——

「姑姑——」

夏挽猛地睁开眼，这本该早离开人间的少年，猛然呼入了一口人间的寒气。

葛老儿松了口气，道：「我还以为你的魂儿走了呢？」

「师父？」

此刻，他在北乾的停尸房内，周围都是覆盖着冰霜的死尸。

葛老儿扔给他一件衣服，道：「师徒一场，我救你一次。」

他捧着那件麻布衣服，怔怔看着老人。

初入北军之时，他被派到葛老儿身边打杂。葛老儿是北乾的巫师，在军营里专门处理尸骸。旁人觉得他晦气，不肯亲近他，但夏挽没什么所谓，在他眼里，世上的人只有可利用的，可不能利用的罢了。

大概因为这个，葛老儿收他为徒。

又在处理他的尸体时，用格鲁术救了他。

「你走吧。」葛老儿背过身，收拾着东西：「你与大皇子命格相克，只得存一。想活命的话，日后能离他多远就多远。」

夏挽勉强起身，依照南胥的礼仪，给葛老儿行了大礼，道：「今生受师父大恩，徒弟虽死难报，日后必将格鲁术世代传承，以全师父爱护之心。」

葛老儿没说话，只是背对着他挥了挥手。

夏挽艰难的继续说：「只是师父，不知我……我姐姐如今，人在何处。」

葛老儿道：「她死了，你昏迷已三日，她在你出事那天，就死了。」

被铁链拴着，扔进了冰河里，浮不上去，沉不了底，只能拼了命的挣扎着，口鼻都是鲜血，最后在水中僵硬着，变成了一具狰狞的尸骸，最后被砸碎了骨头，扔进了火中。

夏挽「死后」第三天的暮晚，何素龙终于冒着风雪赶了过来，为小太子收尸，但上天是如此的眷顾他，冰冷的停尸房里，他的小太子活生生的端坐在那里，穿着一身麻布，洁白如雪，清静如莲，额心一点红痣，灿然生辉。

纵便是饱经沙场的武将，也不由自主的跪坐在地上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何素龙千恩万谢后，带着夏挽连夜逃走了。他太过喜悦，以至于错过了宽大衣服下，孩子洁白的手臂上有一道狰狞的血口。

这世上没人知道，这孩子曾哭得怎样肝肠寸断，他不能发出声音，引起眼盲的葛老儿怀疑，只好死死的咬着自己的手臂，以至于鲜血顺着下巴，蜿蜒而下。他想死，但他不能，他要把羲河所受的苦，十倍的加于北乾人上，那样柔和秀美的孩子，在那一刻，仿若地狱爬上来的修罗。

在夏挽的指点下，何素龙带着他与贺兰知言与郑龙汇合，贺兰知言跪在他面前，失魂落魄，夏挽只说了一句：「今后大人同我，共谋大事，前尘万事，当忘则忘。」

贺兰知言长跪不起。

夏挽有一种超乎寻常的聪慧，在他的指点下，郑龙建立了林北据点，刚刚好卡在能够让北乾不以为意，又能招兵买马的程

度。

第二年，他让何素龙带着何氏残部，以及林北第一批兵士来到了西泮城，那是一伙民间起义军，推着秦柳元建了小朝廷，夏挽命何素龙假意投诚，离间了那伙人后，几乎兵不血刃的拿下了西泮城。

第四年，小朝廷和林北成对角之势，都在夏挽掌握之中。

随后，夏挽便一直住在西泮城的桂花寺中，做个普通的小沙弥，整日读书习武罢了。

读书倒没什么，他有一个满腹经纶的母亲，在她的教导下，他早早熟背了百家经典，应付先生足矣。习武却是一招一式的积累，半点都偷不得懒。

何素龙忙着蓄兵，并未有大把时间专门教授他，便命了自己的心腹武将教他练武，那人叫陈缺，是个刻板冷漠的中年人，并未因为他是主公而宽厚半分。反而严苛到了变态的地步。

每日寅时，便要起床向名义上的师父何素龙问安，随即要绑着沙袋练习步法，腿若抖一点，陈缺的竹竿便抽过来，腿上横生一道血痕。一个简单的招式，每日要练上千百遍，错了或者慢了一点，便有古怪的刑罚等着。

比如，在两山间悬上铁索，就这样无遮无拦的走过去，比如，封上口鼻，让蜘蛛蜈蚣等毒虫爬满全身，最过分的一次，陈缺

将一枚扳指扔到了粪池之中，让夏挽去捡——只因为他爱洁。

陈缺说，为君者，不可有缺。

贺兰来探望的时候，曾因此和何素龙吵到了翻脸的地步。而夏挽从不说一个字，无论陈缺的要求有多么古怪和难以捉摸，他都照做，脸上的表情平静柔和，甚至称得上慈悲。

西泮城山中有雪豹，一个大雪天，因为一个错漏，陈缺让他去山中猎豹，连何素龙都道，无甚必要，夏挽还是去了，纵然他身体虚弱，一到冬日，便有咳喘。

打猎最重要的不是武力，而是耐心，大雪漫天，他坐在山中打坐，如一尊石佛。那些天下诸事、战局变迁，在脑中交汇成金色的棋局，一步一步，清晰而明了，寒风凛冽，而猎物藏于深林之中。

他再次闭目，便看见了羲河。

她到院门口来找他，带着各种各样她搜罗来的小玩意儿，说也奇怪，他印象里宫室里总是阴沉沉的，可她一来，阳光就打在青苔遍布的门扉上，那样阴暗的角落，都变得明亮起来。

「夏挽——」

她叫他的名字，有江南女子特有的甜软，她的话总是那样的多，你母亲怎么样？你最近夜里还发不发热？我最近读了本闲书，你听我给你讲。

她看着他的时候，他也看着她；她不看他的时候，他仍然看着她；心想，这世上怎么会有人生的好看，笑得这样美？

而这人竟是他的姑姑，而她竟这样的爱他，这让他想到，就觉得心头发甜。

狂风大作，月隐星稀，他的眉毛已经白了，身上几乎要被雪埋起来，可他不冷，他的心口装着羲河，她暖得就像是太阳。

树影微动，少年蓦的睁开眼，一只雪豹从林中跳跃而出，奔向诱饵，少年拇指扣弦，一手开弓，箭如流星——

雪豹腹部中箭，尚未死透，嘶吼一声，朝少年袭来，少年长刀雪亮，与猛兽肉搏，最后一刀插入雪豹咽喉，血飞溅在这小沙弥脸上，触目惊心。

「很好。」

陈缺从树后走出，须发皆白，夏挽在这山中呆了多久，他就在暗处陪了多久，他道：「动心忍性，可堪大任。」

夏挽把刀从兽的咽喉拔出，从容行礼，道：「全赖老师指教。」

陈缺凝视着他，也跪了下来，低声道：「臣数次以下犯上，主公长大成人之日，便是臣以死谢罪之时。」。

夏挽摇摇头，风雪中，少年琥珀色的眼睛纯净诚恳，他道：「老师为我之意，夏挽铭记于心，怎能辜负？」

夏挽十五岁那年，从桂花寺里走了出来。

那年，林北韬光养晦，郑龙林北匪王的英名已经天下皆知，而西泮城日渐富庶，何素龙在暗中训兵，一支能与北乾骑兵抗衡的队伍，正在逐渐形成。

而夏挽，只是个缁衣清隽的小沙弥，仿佛是这场王图霸业的吉祥物。谁也不知道这孩子曾经做了什么，以后即将做什么。

何素龙慈眉善目道：「挽儿也该成个家了，可有心上人？」

纵然王室早婚，也没有十五岁便成婚的道理，夏挽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我自幼礼佛，清心少欲，怕是会误了姑娘前程。」

「挽儿这是什么话，谁家女子能嫁与你，便是母仪天下，这可天大的福气！」

夏挽便没有再争，过了不久，何素龙命人呈上了名帖，各个都是西泮城的名门贵女，夏挽选了一遍，突然抬头道：「听闻陈缺老师有一女，怎会不在册中？」

何素龙脸色骤变，陈缺素来没什么表情，这一刻却有些克制不住的激动，叩谢道：「主公留意小女，是臣阖家上下的荣耀。」

诸臣下拜，恭喜主公觅得良配。

那一夜，院中的桂花开的纷纷洒洒，一弯残月，皎洁生辉。

何素龙在家中踱步，叹息许久，心腹何年劝道：「主公还这样年幼，义父何必忧心？」

「我总觉得不对劲，他不像面上那样乖顺，贺兰知言和郑龙那一边，又是个愚忠耿直的。怕是成大事后，难以掌控。」

「主公对您向来尊重。」

何素龙虎目一凛：「那他就该在我为他择的女子中选妻，而不是要选什么陈缺的女儿……呵，偏偏是陈缺的女儿！」

陈缺在军中威望极高，若成了主公的姻亲，以后，成了小太子的外祖，便有了跟何素龙分庭礼抗的实力。

何年不再敢说话，许久，才道：「陈缺对您一向忠心。」

何素龙终于冷静下来，他冷哼一声，道：「纵使忠心，也是个外姓人。」

他真正的心腹，都赐了何姓。

那是很漫长，很漫长的一夜。

何年从何素龙房中离开，便回了房间，从暗门进入密道，来到了桂花树下，夏挽在树下抚琴，旁边卧着一只白鹿，恍然如仙。

何年跪了下去，道：「天尊，何素龙妄以人力，亵渎神明，我愿为天尊诛杀。」

他是真的愤怒，因为太过激动，甚至眼眶通红。

何素龙忽略了，所有人都忽略了，夏挽幼时玩闹一样建立的元初教。在他出关那一日开始，比瘟疫更快的传遍了天下，北戎、西泮、林北、军中、乡村、商贾、士人……到处都是狂热异常信徒。

夏挽信手拨弦，道：「佛陀尊孔雀为母，本座此生既与他有师徒的情分在，自然该敬重些，只怕他野心太过，害人害己。」

何年叩首：「奴待天尊差遣。」

何年离开后，桂花树下跃下了一个人，是鼠千岁，阴冷的笑道：「天尊，看来那老儿今晚便要动手了。」

夏挽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去吧。」

鼠千岁的身影隐匿于黑暗中，夏挽的目光看向了自己身旁，那里有个女子，十六岁，白衣温婉，桂花穿过她发光的身体，轻而柔的飘落。

「姑姑，你说人心若鬼蜮，可我觉得玩弄起来，却是很有趣。」

她没有说话，仍是坐在他身边，静静的守着他，一如这十年来的每一天。

「姑姑，我弹琴给你听。」

他弹奏起来，是曾经她最喜欢曲子，闭关这些年，除了武艺，和重建元初教的核心教义，便是学琴了。

善猎者必善待。他等了十年，终于把天下做成了自己的猎场。

那一天，陈缺失踪了，连同他的女儿及家眷。

何素龙从他的府邸中，搜出了通敌北乾的证据，一时之间，掀起了轩然大波。

「挽儿对陈缺一向敬重，他竟敢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如不严查，恐怕失了忠臣义士的心！」

「那师父以为如何？」

「派兵擒拿，格杀勿论。」

夏挽笑了一下，道：「我听闻，陈家满门忠烈，都在北侵之战中罹难，师父让他的先祖牌位进了忠义堂，如今追捕忠臣之后，怕是会触怒鬼神呢！」

何素龙以为夏挽在找借口保下陈缺，冷笑道：「乱臣贼子怎配祭祀！挽儿若有顾虑，便直接烧了他家的牌位便是。」

「那就全凭师父做主吧。」

夏挽叹息一声，继续低头抚琴。

何素龙派出无数精兵，可是陈缺便如凭空蒸发了一般，不见踪迹。

夜里，夏挽于密室之中，凝视着陈缺伤痕累累的脸，轻声道：「老师，今日休息的可好。」

陈缺如同一只受伤的野兽，不停地发出没有意义的吼声，夏挽没有锁他，可是他几次三番的想要逃走，都轻而易举败倒在地上——他再也敌不过这个曾经的弟子。

「为什么。」他嘶哑着吼：「我全都——全都是——为了你好！」

他还没说完，便被夏挽打断：「是啊，老师待我之心，日月可鉴。」

「毒虫爬身、山中饮雪、粪池寻物……你与何素龙定下这些责罚是为了我好吗？是为了让我从小便畏惧你们、害怕忤逆你们命令，然后一生被你们掌握在手里。」

陈缺闭上眼睛，道：「我说了，你成人之后，我便以死谢罪。」

「你来把我塑造成一个懦弱的王，然后交到何素龙手里。」夏挽轻轻笑：「大不了一死，折磨我的时候，你便是这么想吧？」

他琥珀色的眼睛，映出何素龙惊恐的脸，以及一点忽明忽暗的火光。

「可天下偏偏有比死更恐怖的刑罚。」

陈缺愣了片刻，便疯狂的哀嚎起来，以头撞击着墙面，就像是想把脑子里那个怪诞恶心的画面撞出去。

「很痛苦吧，发现你的女儿，我的芷柔姐姐，十六岁开始，就做了何素龙的女人。」

夏挽的声音那样低柔，就像是温柔的絮语。

陈缺再也忍不住了，一拳打向他，被他避开了，陈缺倒在地上，蜷缩着，抽搐着：「你这个畜生，畜生！」

「我做了什么呢？」

我只不过让鼠千岁，引着你到他们平日幽会地方看了看。只不过几年前，我与芷柔姐姐闲谈时，扮出懦弱的样子，暗示了何素龙的无上权柄。

只不过，这么多年乖顺平和，一点一点喂养了何素龙胸中的妄念与贪婪，让他一日比一日所求更多。

陈缺匍匐在地上，往外爬去，这次夏挽没有阻拦。他侧过身，看着陈缺踉跄离开的背影，轻笑道：「人心可怖，比鬼当诛。」

陈缺踉跄着跑到了外面，他要质问他的恩师，他要为女儿复仇，他要揭露这个伪君子……

他看到了一场火，陈家一门忠烈之氏的牌位，被扔在地上，燃烧在熊熊烈火之中。

这半生，走马灯一样从眼前掠过，从家破人亡，到被何素龙从战场救下来，生当衔环，死当结草，到撞见女儿和自己尊敬的将军抱在一起，然后死不瞑目的倒在地上，最后凝结成眼前的虚影，何素龙，战神何素龙。

「乱臣贼子，格杀勿论！」

陈缺红着眼睛嘶吼着朝何素龙砍下去，却觉得胸口一凉，他回过头，看到了他的战友，他的生死同袍的兄弟，憎恨的看着他，长枪贯穿了他的胸口。

陈缺倒在地上，血污被积水化开，那样污秽。

「呸！北乾狗！」

每个人都朝他的尸体上吐着吐沫，在他的魂魄即将散去的一刻，他看到了桂花树下立着的那个少年。

馥郁的花朵飞舞着，他穿着一身琉璃白的僧袍，撑着伞，清静洁白若佛子，额心一点红痣，莹然生辉。

「怪物——。」

陈缺终于意识到，夏挽并不是在复仇——

他只是觉得有趣。

让他痛苦，让这个未来的天子，黎民百姓的希望，觉得有趣。

「下一个是谁呢？」夏挽撑伞走过街头，在心中淡淡的想：
「让贺兰和郑龙相互残杀，还是让何素龙看到重建的何军他眼前毁掉……哪一个更有趣呢？」

罢了，还是先取了那北乾王的人头再说吧，还有宸冬，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死前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——

他是真正的怪物。

不是因为冷血，而是因为他毫无敬畏之心。他不怕生老病死，因为他厌倦了活着。他更不怕命运，所谓怨憎会、爱别离、求不得，他无在意之人，无所求之事，所谓宿命，又有什么可怕的呢？

甚至，他在桂花寺中，谋划残虐之事时，都在与佛对坐，

他轻蔑宿命与报应，他不知道命运的吊诡。

北侵十年，百姓对旧日的神明已经绝望，夏挽用三年时间，重建了元初教的教义，亲自建立了元初教的七十二门，不同的种族、身份、学识，都有不同的传教方式，元初教以惊人的速度摧毁了旧日的神庙，成为了南北百姓心中唯一的信仰。

只除了枏城。

枏城附近，是最核心、也最顽固的北国贵族，他们笃信格鲁，对任何南人色彩的信仰都不屑一顾，夏挽准备亲自去传教的时候，贺兰知言的书信到了。

他说，他与旧日家婢通上了信，这名家婢说，北乾宫中的羲皇后，便是羲河公主。

夏挽在沙漠之中，借着篝火看着这封信，这已经是他看的第一百七十四次了，他当然不相信，这样荒谬的事情谁会信。但是他还是抱紧了怀中的盒子，那是姑姑最喜欢的瓷器，那上面印着两只小兔子，姑姑最喜欢小兔子了，若是能再见到她，他想自己做许多小兔子给她，他还想陪她放风筝……

他长大了，能保护她，可以为她做许多事让她高兴，可是他永远，永远都不可能见到她了。

现下去那宫中，伺机杀掉那个冒牌货，让她知道羲河公主的名号何其尊贵。然后将元初教传入柵城，然后静待时机，为她复仇——这就是他穷极一生，唯一能为她做的。

就在他即将入宫的时候出了岔子，一向幽居于宫外的葛老儿进了宫，葛老儿是他的师父，更是北乾的格鲁，他的身份一旦被揭穿，就会死无葬身之地，贺兰坚决反对他身入险境，而夏挽第一次显露出了倔强，他一定要入宫。

他要杀掉此刻心中丛生的妄念。

夏挽化名奈何，以西泮城使臣的名义进了宫，在宫外整整跪了三天，也没能亲眼见见皇后。

第三天是个寻常的午后，澄澈的日光透过树叶，照在了他的僧衣上，一只小猫儿沿着墙根走过来，仰起头，轻声叫起来：

「喵呜——」

夏挽抬起头，就见到了她。

他第一刻没有去判断，她到底是不是羲河，而是被那种扑面而来的美丽所震慑，北国的羲皇后，华冠长裙，若初升之日一样热烈的美艳，肌肤洁净白皙，仿若南国水乡盛开的莲花。

她真的美，那种美把北国拙劣寒酸的宫室，映照着金碧辉煌。

「你是谁？」她问，带了上位者特有的不耐烦。

那个声音，那个他在襁褓里就熟悉了的声音

「夏挽，看着姑姑，笑一个，来！」

「夏挽我来找你啦！你乖不乖？」

「夏挽，别扔下姑姑一个人——」

夏挽只觉得脑中一片混沌，他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，只听见旁边的侍卫道：「他是这次的西洋城的使臣，求见皇后娘娘，跪在这里不肯走，我们瞧他是出家人，也不敢用强。」

羲皇后长久的打量着他，夏挽攥紧了衣角，他从出生到现在，最紧张的便是此刻。

他希望她认出他，叫出他的名字。

又希望她不认得他。

「怎么没人跟我说，西洋城使臣是个和尚？」她移开目光，随意的笑了一下，道：「长成这个样子，不是佛陀，便是妖孽。」

随后，她抱起小猫，便准备离开了，道：「这位小师父不是想见我吗，见也见到了，就回去吧。」

在最后一刻，夏挽呈上了怀中的礼物，他的手在抖，声音却平稳的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：「家师嘱咐，这次贺礼极为贵重，务必请皇后娘娘当面拆开」

她仍是很随意打开了。

那一刻，日光很薄的打在她脸上，那些胭脂水粉在一瞬间失去了颜色，她的五官褪去了艳色，那样清晰。

「你师父是谁！叫什么名字！」她厉声喝道。

什么都不必说了。

那是羲河，喜欢小兔子，笑起来像日光一样明媚的羲河。

夏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的宫殿。

羲河还活着。

她在这样的地方，活了十年。

没有重逢的喜悦，只有痛，心脏几乎要碎裂的痛，他倒在地上，身体蜷缩在一起，痛不可言的捂住胸口。

他在桂花树下，抚琴、烹茶、读书的时候，她从冰河中爬出来，她在这炼狱中苟且偷生，她以为他死了，所以她一个人孤零零的活在这世上。

她那么怕黑，那么怕痛，连养的小动物死了，都要哭上几天的女孩。

你是怎么活下去的，羲河，告诉我，你是怎么活下去的？

一切都要从长计议，他要先同她相认，然后妥善把她带出宫去。

可是他不知道命运是那样奇异的东西，当他心无挂碍，它们便臣服与他，当他突然有了牵挂，那么好了，它们便开始捉弄他。

宫廷夜宴那天，夏挽本约了葛老儿会面，可是要离开的时候，他看见了羲河离席，这是再好也没有的机会，他便匆匆跟上了她。

露台上，她背对着他，腰肢纤细，脊背挺直，听见脚步声，便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：「你瞧见了大皇子妃吗？天青秀锦做的衣裳可真好看，可是我不能那么穿。」

他走过去，轻声说：「皇后娘娘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」

微微暗下来的天色中，她回眸看他，她是个美人，醒时端严秀美，醉了，便妩媚妖娆。

她看着他，轻轻地，温柔的说：「你夜里还会不会头痛啊？」。

「嗯？」

「你知道吗，我恨你，我恨不得杀了你。但我好想穿一件好看的裙子给你看啊。」

夏挽难得有些不知所措，他不知道她把自己认成了谁，她便笑了，侧身如玉山倾倒，吻住了他的嘴唇。

心跳的很快，从未有过的感觉让他浑身发麻，她攀附着他，唇间有南国的水汽，发上有温柔而馥郁的花香。

夏挽呆呆的被她推倒在地上，灵魂仿佛出窍，在半空中诘问自己：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你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吗？

最后一刻，夏挽猛地推开了她。

她醉了，茫然的看了他片刻，便合上眼睛，衣裳凌乱，如雨后的花朵。

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」

他几乎是冲着离开露台的，他剃度只为了掩人耳目，他读佛经却不信神佛，可是那一刻他真的希望这世上有神，能赦免他的罪恶。

那是羲河。

他的姑姑，他没有血缘的，骨中肉，心头血。

贺兰知言不知道他的计划，更不知道这一切，怕他暴露，命又春杀了格鲁。引起了北国后宫的轩然大波。

大皇子咄咄逼人，他来不及把心中事情想通，便踏入了纷争中。

他终于得以知晓，她过得是什么样的生活。

在虎狼环伺的北廷，每个人都想要她的命，一口水、一餐饭，她都要再三检验，才能入口，就这样的环境下，她竟在朝堂中保下了一批南臣，通过了一个又一个优抚南人的政策。

她是南人穹苍俯视万物的太阳。

而她本人，被北乾王折辱，瘦可见骨，身中诅咒，夜夜噩梦。

如果是他，或者换天下任何人，怕早就垮了，再不就彻头彻尾变成被仇恨吞噬的怪物。

可她仍保持着做公主时的良善和温柔，怜悯弱者，坚守着君子之道，甚至，北乾这样粗陋的环境，她仍保持着品香和分茶的习惯，每日在案头放上新摘的花。

他瞧着她，开始是心痛，后来是心乱，待他还未想清楚的时候，为了替她解开诅咒，他将那恶咒渡到了自己的身上，他一生算无遗策，最狼狈的便是这次，被宸冬严刑拷打，最后，成了丹蚩威胁他的条件。

「这三个哪一个是真相，皇后说了算，奈何，禹青，还是又春？」丹蚩让她选凶手，他笑得那样癫狂，那样得意，而她站在那里，面沉如水。

夏挽抬起头，看着她，她赤着脚，披着雍容的白狐裘，青丝在风中飞舞，美的惊心动魄，他要看着她，把这一刻变成永恒。

她会选他的，只有选他，她才有可能活下去，活下去，才有希望。

他当然不会怨恨她，他很庆幸因为那些不可告人的心思未能与她相认，她不用失去他两次……

她朝丹蚩走过去，那样亲昵，那样温柔，直到鲜血飞溅在她脸上，所有人在意识到发生了什么。

丹蚩倒在地上，心口插着一支长钗，尾部尖锐的见血封喉，也显然淬过毒，才能这样一击毙命。

她在能将她撕碎的北国诸将眼前，杀了他们的王。

夏挽怔怔看着她，她整个人苍白如雪，唯有脸颊处有几滴血，那样美艳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她朝宸冬走过去，抚摸了一下他的脸，鲜血顺着她洁白的手腕蜿蜒而下，除了宸冬没人听到她说了什么，只能看见她笑了，那个笑容如同三春花朵在冬日骤然绽放，一种艳到极致，即将衰败的美，

宸冬横道劈断了一块横梁，然后愤怒的咆哮着让人将她带下去，却，放了她的人，包括夏挽和又春。

她用了最后的筹码，和他做了交换，换他们的命。

离开之前，夏挽踉跄走过去，撕下自己的衣服，为她包裹着赤脚，弯腰的那一刻，只有自己知道，这意味着臣服。

他没有办法不爱这样残忍、疯狂、又美丽的女人，他臣服于她，也臣服了自己的心魔。

那天，他捧着琴从她的寝宫回来，将她身上的诅咒，引渡到自己的身上。然后闭目打坐，如同在桂花寺中与佛对坐那些岁月。

他会格鲁术，便努力调息，想让自己抵御那浩浩荡荡而来的噩梦，可是没有噩梦，只有羲河，她在露台上与他接吻，她坐在他怀里，听他弹琴，她微微一笑，半解衣裳，那些旖旎的、温存的、美丽妖异的画面，让他仿佛在海中沉浮，他不能失去意识，他还要保护她，陪她走长长久久的日子……

暮色沉沉，几只寒鸦哀鸣着向远方飞去，他终于睁开眼睛，却听见细微「啪嗒」一声。

陪了他的多年的念珠，就这样断了，那些菩提子散落了一地，他怔了一下，弯腰去捡，可是突然间，便落了泪。

其实只不过是少年沙弥遇到美人，一场情窦初开。挣扎不过，便一脚踏入了红尘。

他合该下地狱。

可是羲河，何其无辜。

她要面对的是乱伦背德的罪孽，她最爱的那个夏挽，将永永远远的消失掉，她这辈子，没过几天安稳平顺的日子，日后也不会有。

我的羲河，我的羲河……他被拖下去的时候，在心中念诵，他那样爱她，可是他终究输给了心魔，他要得到她，像一个男人得到一个女人那样得到她。

心中的佛像终究旋转过去，变成嘶吼的狼首。

后来，他出去之后，提前了所有的计划，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，向柵城发动了攻击，终于将她救回来。

他利用了所有他能利用的，娶了她回来，答应给她一个天下。

十年了，他终于又觉察出日子的有趣之处来。

阳光本是寻常的东西，可打在她脸上那样好看，他从此喜欢晴天。食物本来就是用来果腹的，可是想到要为她做些补身的东西，蔬果肉食也有可憎和可爱的区别。他喜欢弹琴，喜欢烹茶，喜欢所有能讨她喜欢的东西，她笑一笑，仿佛阳光打在墨色的琉璃瓦上，整个世界五光十色起来。

他从这时候开始有了惧怕，他害怕死，死了就看不到她，陪不了她了，他害怕失去她，害怕这样好的世界，又重归黑暗，因此他十倍缜密的布局，他妄图以人智与宿命相抵，可是他不知，人一惧怕，神明便知。

乱世争雄，毫厘之差便是死无葬身之地，而军中之人各怀鬼胎——这本是他精心安排的有趣游戏，他曾很想瞧他们自相残杀，可是现在不行，他必须日以继夜的殚精竭虑，才能让自己不犯一个错。

那些日子，内心焦灼，回去见羲河的时候，他都会在冷风中站一会，将自己身上的血腥气吹散，也把所有的烦躁和困顿吹散，他要干干净净、体体面面的见她，他害怕她不喜欢。

骑兵在关键时刻到了，一切都像是他十三岁在桂花寺棋局，他马上就要亲自带兵打到枰城，北戎政权一旦瓦解，便再无凶险的战局，羲河与他便可以过上太平安稳的日子。

他太想赢了，生平第一次生出那样强烈的渴望，以至于，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。

他领兵即将到达枰城的时候，有哨兵来报，说后方军队被北人偷袭，他记得那片可以藏人的密林，以他军中守卫，就算北乾偷袭，也决计讨不到便宜，他问：「夫人可安好？」

「夫人无恙。」

他颌首，催马向前，他想如果此战后若为太平盛世也不错，他会同羲河有个孩子，最好是个女孩，他会教她骑马、弹琴、烹茶……让她好好地长大，不沾染半分他与羲河所受的苦难。

暮野四合，他即将步入都城，可是，在最后一刻，他停住了。

心突然很慌，就像是远方有战鼓响起。能让他觉得慌乱的，就是血咒相连的羲河。

「主公！战场瞬息万变，耽搁不得啊！」

「主公！夫人的确无恙！您可入城之后亲自确认！」

他们说都有道理，他也合该以大局为重。他点点头，催马向前，可是最后一刻，他站住了。

他想他们告诉他，羲河曾经被扔进了冰窟里，一个人在冻僵的尸骸之中，挣扎着，哭泣着。

这一生，无论如何，他都不能再让她被抛弃一次。

少年纵马向回跑去，他身后是热烈燃烧的火烧云，就如同波诡云谲的命运。

深林中，羲河倒在水边，浑身是血，旁边是一具早已冷透了的尸骸，他一步一步，惶然如踏在悬崖边，旁边有人说：「啊！夫人这是中了莨菪蛇毒！这毒……是无解的。」

他面无表情一剑横过去，那人连哀嚎都不敢，就仓皇退了下去。

所有的药材都为她用了，可是她终究在他怀里，声息渐无，他手上的血咒慢慢褪色——她死了，这咒就解了。

他放下了她，转身向外走去。

越走越快，越走越快，最终，他跪在了旷野之中，穹顶之上，漫天星辰，他闭上眼睛，便看到了桂花寺的佛陀，它不过是木雕石塑，却承载了太多痴念。

「我佛垂怜，弟子愿用所有，换羲河一命」

他重重的叩首，他终于懂了那些被他玩弄的人心，那些愚蠢的、渴望的、惧怕的眼神，在永失所爱面前，没有人能体面。

他曾是在红尘之上嗤笑凡人的神明，他无悲无喜，无惧无痛。

夏挽再次叩首，向虚无、冥冥之中的所在哀求，他没有办法，除了哀求，除了这样五体投地，他没有办法了。

夜幕低垂，星光如无数只眼睛，冷眼看着这多智近妖的少年，这命中注定的人间帝王。

「若羲河能活下来，我余生不起兵戈，攒十方功德，以济苍生。」

风从远处吹来，带来战场的血腥的味道，秋天的树叶打着旋飘落，他终于泣不成声。

「求求你，求求你……用我的命换她的命，我所有的东西都给你，让她活着，让她活着……」

少年起身，他看上去就像从未哭过一样，还有一堂豺狼虎豹，等着他去主持大局，北乾狗还没有死，他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。

他只是冷冷的想，若羲河死了，便死了吧，他随后便追随她去便好了。

但那之前，他要让这天下所有人为她陪葬。

让忠勇变得卑劣，让坚贞变得放荡，摧毁所有闪烁的坚持，和不肯弯折的傲骨，他要这样做，他一直也是这么做的。

羲河一直昏迷，可是那口气始终不肯散去，见过诸多生死的郑龙都说，铮铮汉子也不会有那样强的求生欲，她想活着，她拼了命的想要看到海晏河清，她不肯死。

昏迷的第三天，她醒了过来。

毒仍然在她体内，让她浑身没有气力，脸色苍白，嘴唇泛着紫，却美丽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，她平日也是美的，可是那种美或多或少的带些矜贵和端庄，可自从醒了过来之后，好像那些困住她的枷锁也同时碎了，她美的艳冶妖异，像极了传说中那些祸乱天下的美人。

在他出征前一夜，她成了他真正的妻子，她那样羸弱，全程眼神都是涣散的，他一直抗拒，他不想在此时碰她，可是他懂什么呢？他这样一个小沙弥，在她面前根本难以自制，她是真正的妖孽，只要她想，管你是佛子还是修罗，都要拜服在她裙下。

「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。」她在他耳边轻声说：「得到了，便不必执着了，我死了之后——」

他迅速吻住她的唇，不让她将那些话说出来。

后来，他终于攻下都城，生擒了北王。

北王宸冬身中重伤，仍有威严，一张口问他的话却是：「羲河那个贱人是不是在你们手里？」

他皱了一下眉，道：「请您对我的夫人，尊重一些。」

宸冬先是怔愣，随后放声大笑：「你拿她来羞辱朕，就太可笑了，她算什么东西，一个人尽可夫的贱货。」

夏挽冷冷的看着他，他想亲手碾碎此人的骨头，可是这时候他听见了身后有人走上来，他回头便看见了羲河，他的妻子，她手臂流血，已经虚弱的不成样子，却仍然固执的要过去，看宸冬最后一眼。

他当然不会让她看到那血腥的画面——那会化作她经年累月的噩梦。

可她在他怀里挣扎，声嘶力竭的哭喊，以至于最后昏倒在他怀里。

他看着她，许多刻意忽略的画面变得清晰起来，比如十年前，在北乾军营，她看着那个年轻英武的将军，眼神像所有热恋的少女一样明亮。

她没有用那样的眼神看过他，温泉一夜那样温柔缱绻，她眼神却是悲伤的，像是透过他，看向很遥远的地方。

他想起了当初在北国宫廷，她用鲜血淋漓的手，抚摸宸冬的面颊，以及那时候有人说，他和宸冬长得很像。

最终，他想起在旷野上，他对神明许下的承诺，他愿意用一切，交换她活下来。

现在宿命在鬼祟般的在他耳边低语：「她永远不会爱上你。」

他那时候还不信命，他想，他们会有长长久久的以后，他会千百倍对她好，他也能做到。

他顶着巨大的压力，不杀北乾人，用所有的智慧斡旋，建立她想要的南北统一，他让战争的损耗降到最低，善待每一个她的故人，最后，他为了她修建了宫室，还原了长明宫的一草一木，她想要的，他都为她做到。

直到最后，她将宸冬的孩子留了下来，成了贺兰家的骨血。

战败的王族后裔，留下来会有多大的隐患，没有人比他与羲河更清楚，更何况贺兰家是他的母族，却要有了情敌的血脉，这对他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侮辱。

羲河当然不是故意要侮辱他的，她只是想要自己死之前，把能安排好的事情，都安排妥当——她不知道，她身上蛇毒，早在她割肉放血那天，就已经解了，她的嗜睡、呕吐、倦怠，都是因为她有孕的缘故。

他凝视着宸冬的儿子，那样乖顺的模样，却有一双狼一样的眼睛，他在想，他的孩子会比他更加聪颖，更加强大吗？如果不

是，待他老去，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孩子。

这样想着，他朝那个孩子伸出手。

他没想到的是，羲河迅速冲了出来，挡在了那个孩子身前。

一瞬间时空倒转，仿若那个晚上，她被他挡着，一定要去看一眼宸冬。三人的站位，不因一个人死去，而有所改变。

他拿掉了孩子头上的落叶。

他一直知道她喜欢什么样的人，风光霁月，君子磊落。可是他永远都不可能是，他已经极力的去扮演一个讨她喜欢、让她不会害怕的样子。可是，她终究还是发现了。

他们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争吵，所有血淋淋的真相，都那样清晰的摆在眼前。

他穷极一生，就是为了给她命运所亏欠她的一切，可是，他宁可死，也无法接受她离开他。可是只要在他身边，她就永远要背负着乱伦背德罪名，她永远不会快乐。

争吵也好，粉饰太平也罢，他们兜兜转转，已成了死结。

那天晚上，他们仍睡在一起，她因为怀孕而睡得不好，他便支起头，为她打扇。

她醒时，常在忧患之中，可睡着了，仍像当年的那个小公主。

他幼时多病，她就一整夜一整夜守在他床头，就那么目不转睛的看着他，生怕他烧坏了。后来，她因为要替母亲处理后宫的诸事，便来的少了，他太想她了，便装病，她听说了，急得直哭。

她一哭，他就觉得后悔了，他一生最怕的事，就是见她哭。

可是现在，带给她这些痛苦与悲痛的，都是他，都是他的执念。

第二天清晨，他便下了决定。

后来的后来，他的女儿说，他为她放弃皇位，是何等壮烈的爱。

但其实皇位对他只是可有可无的东西，那一日，他离开了宫殿，是真的准备从此不再见她，他看着天上的流云飘忽而过，他用他的方式，向满天诸神证明，他是真的爱她。

他这一生，所有的快乐与牵挂，都与她有关，离开她就像是关上了世界所有的灯盏，一无所有。

他只是舍不得让她不快乐。

后来，他做了一个小吏，收敛了所有野心与暴虐，一点一点积攒功德，向命运为她祈福，乞求她长命百岁，年年日日，平安喜乐。

可是，她却仍然不快乐，一日比一日不快乐。

置死地而后生的赌局，终究是赢了，她在他离开后，生下了他们的孩子，然后所有妻子那样，思念着自己的丈夫。

重逢时，正有一轮明月，她看着他，仿若认输一样叹息：「我爱你」

这爱是真是假，有多少无可奈何，有多少习惯使然，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他终究用人智换得天命，此后他再无法恣意妄为，也终生无法在政堂有所建树，他的暴虐、残酷将永远被封存。

这是他得到羲河代价，他永远不会后悔。

满陇桂花盛放，月光透过枝头，照在了一对夫妻身上，他们从幼时起，便深陷于命运的捉弄中，一路跌跌撞撞的走过来，如今，那些旧日的苦痛与悲凉已被封存。

他们只是一对寻常夫妻，抱着懵懂的稚儿，指着花灯让她瞧是否可爱，偶尔做娘子的抬眼，与做相公的相视一笑。

在这太平盛世，他们将白老偕老，一如婚礼上的誓言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